

導言

陳強立

生命倫理學深受英美的道德哲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影響,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大部分當代生命倫理學的著作都是從自由主義的道德前提出發來論証關於生命倫理課題的結論。然而必須提出的問題是,從事生命倫理學的探究是否必須從自由主義的道德前提出發? Norman Daniels 等生命倫理學家在其近作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 Justice* 一書的一篇附錄裏指出,自由主義的道德架構是目前得到最佳表述和辯護的道德思想架構,其言下之意是理所當然地我們應從此一架構的道德前提出發從事生命倫理學的探究。

然而,倘若我們接受著名道德哲學家 Alasdair MacIntyre 對道德探究的看法,我們就不會同意 Daniels 等人的看法。MacIntyre 認為自由主義只是眾多的道德傳統之一,他在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一書裏指出並沒有跨越不同傳統的理性標準可用以支持自由主義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相反,他認為不同傳統本身就具備了它的合理性。本期翻譯了 Bishop 的〈現代自由主義、女性割禮,及傳統的合理性〉一文,該文正好為 MacIntyre 的觀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Bishop 指遜奈實踐尤其是它的女性割禮、陰蒂切除或傷殘器官的實踐,對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寬容——帶來了獨一無二的挑戰。他所要論証的是“西方自由主義本身並沒有提供一個跨文化和永恆的原理”,“它的原理只是在自由主義內部才得以融貫”。

陳強立,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香港。

蕭宏恩的論文從“仁心仁術”的儒學理論觀念來論証當今醫療實踐中醫學所須具有的道德自覺。他指出儒家的“仁心仁術”不應只停留在動機的層面，並且需要在實踐行動中適當地將其背後所含藏的基本的人性關懷落實。依編者之見，像蕭文所進行的生命倫理探究工作對於發展中國生命倫理學而言是需要多加鼓勵的。因為，光是把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像教條般重申一次無助於提昇和發展中國生命倫理學。要提昇和發展中國生命倫理學，我們還須分析在具體的醫療境遇中可以怎樣實踐有關觀念。

王京躍的論文以生命倫理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傳統醫學使用“紫河車”的文化，並論証在現代社會中使用“紫河車”所必須遵從的倫理規範。王文分析了使用“紫河車”所涉及的複雜的社會、法律及倫理問題。有關的分析顯示了建構現代“紫河車”倫理的迫切性。

盧風的論文從“人的尊嚴”此一理念來探究基因技術的道德問題。盧文扼要說明了“人的尊嚴”此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發展，把有關發展歸結於人的自主性上面，並由此而論述運用基因技術的優生學如何對人的尊嚴構成衝擊。盧文亦把中國哲學中“人的尊嚴”概念和上述西方的“人的尊嚴”概念作對照，並指出中國哲學中的“人的尊嚴”概念在基因技術的實踐上更能為我們提供一完善的道德指引。

曹永福的論文扼要地總結了中國大陸有關醫學隔離的法律，並就著中國大陸對 SARS 的防控過程分析了實施有關醫學隔離的原因，以及其對公民的人身自由所構成的限制，並對此作倫理反思。曹文對有關法律條文的總結增加了我們對中國大陸有關醫學隔離的法律的瞭解。而它對有關法律所作的倫理思考，尤其在人類現今正受著流感疫症所威脅的情況下，正是適其時。

黃結梅的論文通過女性在進行墮胎時所面對的複雜的道德處境的論述來闡明女性主義的倫理觀點——關懷倫理，並以此一女性主

義的倫理來考察香港的墮胎問題。黃文指出，“關懷倫理以關懷為動機，而非以道義為動機；著眼於關係而非義利；考慮特殊處境的因素而非純粹應用普遍性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建基於關係的道德觀，與儒家思想強調人倫關係有一定的共同性”。黃文認為女性主義的倫理觀更能幫助我們正確思考香港的墮胎問題。